

37 甘棠東進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韓復榘偕第三路總指揮部參謀長李樹春、秘書長張紹堂、參謀處長李宗弼及「八大處」人員，由鄭州火車站登上西去的專列。

沿途田野荒蕪，成群結隊的饑民扶老攜幼在逃難，一隊隊西開的部隊在行軍。由於西北正值百年不遇的荒旱，部隊必須自攜軍糧。士兵們扛著麵粉，在塵土飛揚的大路上艱難地行進。

專列在洛陽東站停下來，大家紛紛下車進城吃飯或訪友，看上去一切都很有平靜、輕鬆。直到翌日下午，大家方回到車上，升火西行。

專列進抵陝州車站又不得不停下來，因為站內擁塞著數列軍用火車，僅有的幾條道岔都給堵死了，馮軍負責鐵路交通的軍官正在緊張地疏導車輛（是時車站已被軍管）。

韓復榘命令總部全體人員一律留在車上，不得擅自行動，他獨自一人改乘汽車赴華陰參會。

十八日，馮玉祥在華山腳下的玉泉院召開軍事會議，討論部隊西撤中的具體問題。與會人員主要有馬福祥、宋哲元、韓復榘、石敬亭、曹浩森、秦德純、陳琢如、魏書香、魏宗晉、鄧飛黃等。

韓復榘在會上仍堅持反對馮玉祥的西撤計畫，但此時馮早已橫下一條心，根本聽不進任何異議，尤其是對韓的意見，表現得極不耐煩。在他看來，韓不是在提意見，而是挑戰他的權威。韓只得退而求其次，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即大軍撤至平漢線以西，主力放在洛陽至南陽一線，留住半壁中原，在西北大旱之年，方能解決幾十萬大軍的吃飯問題。保住洛陽、南陽兩個據點，將來無論是東進還是南下，均進可攻、退可守，收放自如，現在改變計畫還來得及……馮玉祥終於忍無可忍，一聲斷喝：「住嘴，你給出去！」把韓趕出會場。

韓復榘一夜未眠。

五月十八日這天，在華山玉泉院究竟還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至今仍是一個謎。以上的敘述只是根據一些人的回憶整理而成（太離譜的說法不予採信）。查《馮玉祥日記》發現，一九二九年五月份獨缺十一日和十八日之日記。按《馮玉祥日記》發



第二十師第六十旅旅長李文田

表規律，凡或缺日記之日，大多有重大、敏感而又不便記述的事件發生。

有人說，馮玉祥當眾打了韓復榘的耳光，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馮令部下罰跪、罰站是家常便飯，要打，也是打屁股，從未聽說打過任何人的臉。但是，看了梁漱溟的口述歷史《這個世界會好嗎》及陳森甫所著之《細說西北軍》後，華山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就逐漸清晰了。

梁漱溟在接受美國人艾愷採訪，提到韓復榘與馮玉祥分道揚鑣時，他說：「進了潼關之後，開軍事會議，在會議席上，韓（復榘）就說了，發言，發言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向西撤。我們軍隊這麼多，好像二十萬人吧，往西撤陝西、甘肅，這個地方是苦地方，不像山東那樣。我們到那裡，到這個苦地方，這麼多軍隊啊，於軍隊不好，於地方也不好，地方也受苦。馮（玉祥）就發怒，說：『你懂什麼？你不要說話！』跟他說：『你出去！』從這個會議室出去，到外間一個屋子，到門外面，外面還是一個屋子。『罰跪！』馮對他自己的部下，他向來就是這樣一個威嚴，好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韓就只好在門口外頭——還是個屋子，跪著了。這個會議開完了，馮散會，馮出去的時候，打韓一個耳光，說：『起來吧！』打完了，就走了。韓呢，他已經是總指揮，又是什麼主席，他自己有很多部下嘛，他就受不了。他起來之後，他就把他比較能夠最親信的將領、最親信的部隊，就帶出來了。他不往西去，回河南，從潼關又回來了。」（〔美〕艾愷採訪梁漱溟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第二百零三—二百〇四頁）梁在山東從事「鄉建」工作多年，與韓及韓周圍的高層人士往來密切，他的消息來源應該比較可信。

《細說西北軍》中透露如此一個情節：韓復榘「反對馮的命令。馮（玉祥）在辦公室中，攔韓（復榘）兩耳光，韓走出到總參謀長辦公室，對副參謀長陳琢如說：『陳參謀長，我身為代理河南省主席（陳氏有誤，韓是河南省政府主席，不是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當眾攔耳光，以後如何統帥士兵？如此我不能幹了！』待陳琢如向石敬亭報告，轉呈馮玉祥得知時，韓已自靈寶、洛陽，率師而東，向中央輸誠。此為馮軍內部不協，敗亡之兆。」^{（註一）}作者陳森甫是馮軍副總參謀長陳琢如之子，他的說法當有重要參考價值。

翌日，餘怒未消的馮玉祥早上六點半又把馬福祥、宋哲元、韓復榘、曹浩森、秦德純、陳琢如和魏書香召集來談話（不知石敬亭為何缺席）。馮先講一通「蔣氏之措置失當」，繼而嚴厲警告：「我惟真理與主義是從，如有在軍中造謠者，罪加一等！」^{（註二）}韓復榘衝冠一怒，拂袖而去，當即驅車返回陝州。

韓復榘返回陝州途中，在距閔鄉縣城二十里處遇到他的好友、特務師師長劉汝明。劉剛在靈寶主持完一個公路通車典禮，正在返回華陰總部途中。韓停車把劉拉到一邊，眼淚汪汪地說：「我要開小差不幹了！」劉驚問其故。韓說：「子亮，你說把整個河南省放棄，部隊全撤到潼關以西，這不是自取滅亡麼！以後我們還吃什麼？穿什麼？民國十四年八月一號成立的新隊伍，

（註一） 陳森甫：《細說西北軍》，第四百七十三頁。

（註二）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

到今天已快四年了，士兵每月只發兩塊錢的餉，下級軍官才十塊，中級軍官也不過二十塊，像這樣長久下去怎麼能行？這次不知又是什麼人出的壞主意。我向總司令建議，先把部隊撤到平漢路以西地區，主力集中於洛陽、南陽一帶，可是總司令不許，非令我馬上把隊伍帶到潼關以西不可……」劉勸韓不要太急躁，說「總司令這樣做，可能有他的道理。」兩人就此分手。（註三）

劉汝明在返回總部途中想到：韓復榘今天氣色這樣壞，不知總司令對他講了些什麼？劉到了華陰見到馮玉祥，報告完公路通車典禮，剛要說碰到韓復榘的事，想請總司令打電話安撫他，不巧，又來兩位生客，劉不便再說，只得告退。（據孫桐萱回憶：劉已向馮報告了韓的事。馮曾想給韓打電話，但沒打通。）劉又去找石敬亭，問韓是不是碰了釘子。石說：「沒什麼事，總司令命令他先把部隊撤到潼關以西來；向方主張把隊伍撤到平漢路以西地區，主力集結在洛陽、南陽。」劉聽說沒什麼事，就放心走了。（註四）

華陰會議上發生了非同尋常的事件，石敬亭也在會上親眼目睹，而當劉汝明問他「韓是不是碰了釘子」，他居然說「沒什麼事」，硬把事情給壓下來，不讓馮玉祥知道。

韓復榘回到仍停在陝州車站的專列時，天色已晚。韓對參謀長李樹春及秘書長劉紹堂述及發生在華陰的事件，決定翌日即拉上他的第二十師東開，脫離馮軍。韓命秘書長立即草擬通電稿，

（註三）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九十八—九十九頁。

（註四）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九十八—九十九頁。

並與南陽石友三聯絡，以期共同行動。

韓復榘對帶走他的二十師有充分的把握，問題的關鍵是，能否在馮軍的層層包圍之中順利「東開」；能否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隊伍安全地拉到鄭州，確保「脫離」成功。只要部隊到了鄭州，馮玉祥也就鞭長莫及了。

二十師是追隨韓復榘多年的子弟兵，也是馮軍戰力最強的主力師之一，雖然師長換成李興中，但軍權仍牢牢掌握在副師長孫桐萱手中，該師廣大官兵仍與韓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

馮軍西撤前，二十師之第五十八旅（旅長謝會三）、五十九旅（旅長徐桂林）駐洛陽；第六十旅（旅長李文田）駐鄭州。馮軍西撤後，二十師奉命暫駐陝州，第五十八、五十九旅及炮兵團已先期到達陝州，第六十旅隨後跟進到洛陽。

是時，在陝州以東的隴海線上，除二十師之李文田旅外，主要還有四支馮軍部隊，即孫良誠的梁冠英師（第二十一師）、馬鴻逵師（第十七師）、龐炳勳師（第十四師）和席液池騎兵師（騎一師）。二十師欲成功實現東進，必須要闖過這四道關。

孫良誠軍奉命西撤靈寶（陝州以西），是時所部程心明師（第二十二師）已抵達靈寶；梁冠英師之戴藩周旅及張盛榮旅正行進在洛陽至陝州之間；梁冠英師之薛家賓旅仍行進在開封與鄭州之間。二十師師東進遇到的第一道障礙就是梁師之戴旅與張旅。梁冠英師是孫手中的王牌師，孫桐萱師是韓復榘麾下的虎狼師，梁師之兩旅與孫師之兩旅（謝會三旅與徐桂林旅）遭遇，可能

會有一場旗鼓相當的龍虎鬥！

馬鴻逵師與龐炳勳師都不是馮軍的嫡系，但馬、龐同韓復榘的私交都很好，而且兩人均反對馮玉祥的西撤計畫，同韓立場一致。因此韓非但不以馬、龐為障礙，反而將他們視為潛在的盟友。

席液池的騎一師還留在開封，為孫良誠軍西撤擔任掩護，至少在目前對二十師東開鄭州尚未構成障礙。

韓復榘審時度勢，自視尚可一搏，於是毅然發動了所謂「甘棠東進」。

二十日晨，韓復榘在火車月臺上找到了正在調度車輛的二十師副師長孫桐萱（馮軍將領大會調度火車），命他立即去專列見李樹春參謀長，有事面談。在車上，李向孫透露了韓的計畫，並徵詢他的意見。孫當即明確表態：「我當然跟主席走，沒有別的意見！」^{（註五）}於是午飯前，孫、李及秘書長張紹堂另乘一列火車向洛陽而去，為韓打前站。

韓復榘早上離開月臺後，即背著師長李興中，召集第二十師駐陝州的部分旅、團長開會。韓在會上宣布，他要把第二十師帶走，向東開跋，徵求大家意見。與會軍官皆為多年追隨韓的老部下，自然都是一致擁護。於是韓便開始親自布置部隊東開的具體工作，強調行動一定要嚴格保密。

會議開到上午八時為止，第五十八、五十九兩步兵旅及炮兵團立即發動，一律步行，東進洛

（註五） 孫桐萱：〈韓復榘叛馮投蔣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四十六頁。

陽。

會後，韓復榘又在鐵路邊藍段長的一座小屋裡請客，應邀出席的有二十師師長李興中、馮軍兵站總監聞承烈、副監莫潤田、總監部參謀長張鉞和洛陽國民軍軍校校長吳錫祺。韓請客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要通報李，他要把二十師帶走；二是要通報聞承烈，他要把運集到陝州的軍糧拿走。李、聞都是韓的老朋友，無論如何還是要打個招呼。

酒過三巡，韓復榘這才宣布，他已決定不再隨大軍西撤，理由是西北遭遇大旱，糧食顆粒無收，不可能供養龐大的軍隊；這些年一直在打仗，打得筋疲力盡，現在總司令又要拉「閻老西兒」去打老蔣，再這樣打下去，軍隊和老百姓都受不了。韓一席話令四座皆驚。

接著，韓復榘面對李興中說：「對不起，實甫兄，我已和二十師的弟兄們商量好，即日開回洛陽。」身為師長的李當然不能眼睜睜看著隊伍讓人拉走，他據理力爭：「你把二十師帶走，叫我怎麼交代呢？你也替我想一想。」韓平靜地告訴他，部隊已經開動，事情已無可挽回。

接著，韓復榘又轉向聞承烈，提出要「借用」軍糧。聞來此之前，正在靈寶主持一個兵站會議，是韓一個電話把他請來的，還把參謀長張鉞和副監莫潤田一同帶來。

聞承烈與韓復榘私交最厚，這在馮軍中是人所共知的事。聞為人謹慎、中規中矩，對韓的驚天之舉斷不敢苟同。出於多年的交情，聞力勸韓要三思而後行。

由於各人堅持己見，飯桌上的氣氛很尷尬。於是軍校校長吳錫祺便出來打圓場，建議大家先

吃飯，有話慢慢說。其實那天根本沒有他的事，只因為去找李興中，給碰上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己找上門來的。」飯間，吳請求韓放軍校學生西撤。韓以為此事與學生無涉，當然去留自便。

韓復榘原擬飯後大家就各奔東西，但考慮到第二十師東進的事尚未公開，如果走漏消息，東進部隊可能會遭到西撤部隊的攔截或襲擊，便臨時決定將他們帶到洛陽，待東進完全公開後，再放他們西去。不過照吳錫祺的說法，他們是被韓「劫持」了。

韓復榘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在他們吃飯時，吳錫祺就密書了一張暗示韓部發生軍變的字條，準備悄悄傳出去，報告總部，只因門衛嚴密，未能如願。

吳錫祺，字又祺，直隸省大城人，一九一八年在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當兵，後給馮當副官、參謀，頗受馮寵信。北伐時期任馮軍總部參謀處長，戰爭結束後任洛陽軍校校長。中原大戰後，西北軍失敗，吳離開馮玉祥，去南京國民政府繼續做官。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吳寫了幾篇有關西北軍的回憶文章，其中一篇〈廣寒十友〉，講的是他與鄧哲熙等十人如何被韓復榘「劫持」到洛陽西工；「十友」如何與韓鬥智鬥勇；最後韓惱羞成怒，竟然要把他們全部殺掉；「十友」又如何歷盡驚險、死裡逃生……故事一波三折，煞是好看，後來被不少人視為信史，反覆引用。

陪同聞承烈來陝州的兵站總監部參謀長張鉞及副監莫潤田都自願加入韓復榘的東進行列。張鉞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在韓任連長時張即為該連副連長，張、韓二人袍澤之

誼久矣。張精明幹練，文武全才，但不知何故，始終沒有得到馮玉祥的重用。張與韓部第三路軍總部參謀長李樹春同為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同學，中原大戰前夕，李辭去第三路軍總部參謀長職務，力薦張繼任。

莫潤田曾在西北邊防督辦公署任張之江的副官長。

韓復榘雖然未限制洛陽軍校西撤，但該校教育長張國選及部分師生在後來得知第二十師的行動後，也自願加入了東進行列。張與韓部第三路軍總部參謀處長李宗弼、參議田文忠都是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同學。一九三五年八月，張繼趙廣培之後擔任第三路軍總部參謀處長。

當日下午三點，韓復榘邀李興中、聞承烈等一起上了他的專列，向洛陽駛去。列車中途一度突然停車，吳錫祺「心情有些緊張」，以為韓要在那裡處決他。但吳很快就發現是虛驚一場，原來是韓下車去指揮士兵拆除車尾後邊的一段鐵軌。

半小時後，列車繼續東開，不久又駛進一個小站，一列西開的火車因為要錯車，正停在站裡。不想這列火車正是河南省政府的專車，以民政廳長鄧哲熙為首的一批省府官員及其他人士，如財政廳長傅正舜、高等法院院長張吉墉、省公安局長李忻以及梁式堂、余心清、查良釗（當代作家金庸，即查良鏞之族兄）等都在車上。鄧一行下車見過韓。韓告訴他們：車過不去了，鐵路斷了。鄧問其故。韓將「東進」的事直言以告。眾人聞變心驚。鄧笑謂：「你不想幹了，我們還得往西去呀！」韓只甩給他一句話：「到處是土匪」，便轉身上了車。鄧不再說話，默然回到車上。

接下來的一幕是：兩列火車一前一後，向洛陽駛去。

韓復榘的所謂「到處是土匪」，並非危言聳聽。

由於馮軍倉促撤退，遺留下大片真空地帶，「紅槍會」及土匪豪強乘機而起，殺人越貨、搶占地盤。豫西一帶自古民風強悍，局面更為混亂。馮軍散兵游勇，甚至整排、整連的建制被「紅槍會」或土匪「吃」掉。

孫桐萱、李樹春等乘坐的列車先期到達洛陽西工金穀園車站。李在車站接到六十旅旅長李文田和洛陽警備司令程希賢從洛陽東站打來的電話，問主席什麼時候到洛陽，他們正在車站迎候。李告訴他們，主席幾時到還不確定，請他們先回去休息。

當晚，韓復榘的專車及省府專車同時到達洛陽西穀園車站。韓首先下車，與李樹春說了幾句話，即偕李興中、鄧哲熙、聞成烈等一行來到西工軍營的「廣寒宮」，並安排他們住下。「廣寒宮」是當年吳佩孚洛陽練兵時，在西工軍營大操場檢閱台下修建的一間很大的地下室。為防止走漏消息，韓下令暫時限制他們的自由。

二十一日晨，孫桐萱、李樹春等先乘火車來到洛陽東站。孫在月臺上被前來迎接的六十旅旅長李文田和總部軍法處長徐惟烈拉去洗澡。其間李問孫：「你們為什麼又回來了？」孫回答：「是奉主席命令，至於為什麼，我不清楚，你見主席就知道了。」

洗完澡，李文田去西工軍營謁見韓復榘，徐惟烈則不知去向，孫桐萱回到車站。李樹春見到

孫，先問：「你把徐惟烈扣下了嗎？」孫茫然：「扣他幹什麼？我又沒帶人。」李說：「這個人壞極了，主席的事都是他向總司令報告的，咳，怎麼不扣住他！」（註六）

原來徐惟烈是個精細人，韓復榘突然要來洛陽及孫桐萱的閃爍其詞，使他預感到要出事。徐心裡有鬼，怕韓報復他，原打算洗完澡就躲起來，但又想立一功，於是便悄然潛往第六十旅駐地，企圖策反該旅官兵。

徐惟烈，一八九三年生於安徽歙縣，徐謙之侄，畢業於安徽法政專門學校，經其伯父介紹進入馮幕。因徐謙是馮玉祥的座上賓，徐惟烈承先輩餘蔭，很順利就當上權勢很大的軍法處長，躋身於馮幕近臣之列。一般人儼於徐是「通天人物」，多不敢得罪他。

韓復榘素鄙徐惟烈之恃寵驕人，偶然與之相遇，從不正眼看他。徐遭如此輕賤，很沒面子，便時不時將韓參上一本，以洩積恨。實際上，不少馮軍將領皆對徐討厭不置，劉汝明在他的回憶錄裡就曾坦言：「徐惟烈在馮面前很紅，可是我不慣他這種少年得意的樣子。」（註七）

李文田在西工軍營見到韓復榘，韓態度很和氣，只是通知他把六十旅交給團長萬國珍，近幾天暫且留在部隊裡，辦理交接手續，以後就可以自便了。李表示絕對服從命令。

李文田（一八九四—一九五二），字燦軒，河南省浚縣人，保定軍校第六期畢業。李擔任

（註六）孫桐萱：〈韓復榘叛馮投蔣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四十六頁。

（註七）劉汝明：《劉汝明回憶》，第八十一頁。

二十師第六十旅旅長還不到四個月，此前在石敬亭主持的訓練總監部軍士教導團任團長。石接替韓復榘任二十師師長後，為「摻砂子」，找藉口把原六十旅旅長撤職，代之以訓練總監部的李文田。李是一位堅毅、正直的軍人，上任後並沒有以「監軍」自居，與大家關係都處得很融洽。李離開二十師後，長期追隨張自忠，直至張壯烈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李是張最親密的戰友，也是張的第一助手。李離開二十師後，仍長期與韓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七七」事變後，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一度離軍，時任副軍長的李代理軍長。在日軍強大攻勢壓迫下，李率部撤入山東省境內的肥城，受到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全力庇護和接濟，為日後張重返軍界保存了一支建制完整的隊伍。

同日，韓復榘收到第二十四師師長石友三的加急密電，表示願與韓一致行動。

韓復榘接到石友三的覆電，認定時機成熟，乃定於二十二日向外界公開宣布「甘棠東進」。

西周時期周成王之叔周公體恤民情，下鄉巡行時，不擾百姓，嘗坐於田野的棠梨樹下休息，並力倡村民保護這種既能納涼、又能解渴的樹，不要亂砍濫伐當柴燒了。百姓作《召南·甘棠》歌頌揚召公德政，嗣後這首歌又被收入《詩經》，廣為流傳，因此舊時陝州又稱「甘棠縣」。陝州老人說：「先有甘棠，後有陝州。」至今三門峽市車馬坑博物館仍有一通刻有「古甘棠」的石碑。既然韓復榘引兵東進首先是在陝州發動的，此後韓部便把這次行動稱為「甘棠東進」。

二十二日，韓復榘與石友三等聯銜發表通電（「養電」），電文如下：

(銜略) 中國不幸，戰亂頻仍，十有八年，迄無寧日。幸先總理在天之靈，北伐成功，白日青天，寰耀區宇。凡我同志，應各同心戮力，建設新猷，誓以至誠，共圖國事。近有野心份子，妄起干戈，破壞和平，延長民眾痛苦。燃萁煮豆，是否利慾薰心？索隱尋因，無非自利。復榘武人，知識淺薄，悲憤交集，不欲有言而又不欲不言者，僅為國人陳之：天下為公，非一人所有；民眾武力，豈是個人所私？我方革命，應以民眾之心為心；獻身主義，擬仿總理之志為志。誠以維護安寧。首須排難解紛，救國救民，更須關懷飢溺。縱觀同胞生命，氣息奄奄，已瀕於危亡；民踵僅存，赤地千里，已陷於難境。老弱轉於溝壑，盜賊滿於山林。喁喁望治之心，已成時與偕亡之歎！復榘等不敢謂飢溺關懷，實屬不忍，實因為謀豫、陝、甘、寧各省民眾生存，為除民眾痛苦。遭逢事變，惟望維持和平，擁護中央，待罪洛陽，靜候命令，藉以上慰總理之靈，下附民眾之望。一俟大局粗定，即行呈請議處，以謝國人，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臨電涕泣，不知所云，邦人君子，其共鑑之。

韓復榘 石友三 席液池 馬鴻逵 龐炳勳 田金凱 張萬慶 李漢章 喬立志 孫桐萱 叩養(二十二日) (註八)

通電列名者除韓、石、孫外，都是在尚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韓圈定的。韓之所以這樣做自然是為壯聲勢，但也不是空穴來風。馬、龐是雜軍中與韓關係最密切的將領，他們雖不知韓在何時要

(註八) 轉引自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五二頁。

做何事，但他們早就不止一次向韓表示，永遠以韓馬首是瞻。李、喬二旅長雖目前不在第一師，但都是追隨韓多年的老部下，韓對他們有絕對把握。田曾是追隨石多年的老部下，眼下也在石的轄制之下（石時任「護黨救國軍」第三路總指揮，田師受其指揮），石對田也有充分把握。張是韓、石的老朋友，「討桂之役」時還代表韓與蔣介石打交道，當無問題。唯獨騎兵師長席液池與韓即無私交，亦無任何歷史淵源，何以名列其中？若說是韓強加上去的，為什麼韓不把另一位騎兵師長鄭大章的名字加上去？若說是席是被韓軍阻斷，「裹挾」進來的，那麼當時尚在洛陽的韓，又是如何去「裹挾」遠在開封的席？個中奧妙，留待後人解密。

韓、石「養電」一經發布，全國震動，一石激起千層浪。

何應欽當日即乘飛機由武漢抵南京，面謁蔣介石報告一切。同日，蔣宴請國民政府要員，席間商討時局，決定對馮方略。翌日，何返漢籌畫對馮軍事。

蔣介石致電韓復榘、石友三，聲稱馮玉祥叛變，「自陷反革命之罪惡」，「兄等仗義革命，當不再為個人之工具」，「如有深明大義、反正效順者，中央必倚為長城，恃為心腹」。

閻錫山電馮玉祥，促馮「解除兵柄，還之中央，同適異國」。

二十日，韓致電總部參軍長賀耀祖，謂接蔣十七日電，「關於交通一節，實有難言之隱，嗣後力求和平，究應如何妥為進行，務請指示方略，俾獲遵循」。二十七日，賀覆電韓，請「力勸煥公勒馬懸崖，避位遠行」，並「希速與漢章、金凱諸兄集結所部，聽候命令」。

二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議決，開除馮玉祥黨籍。對劉郁芬、孫良誠、韓復榘等懲戒問題，決定由國府先行免職，待調查後再分別處理。

同日，韓復榘又以個人名義給蔣介石發出兩通「梗電」。

第一電：「南京總司令蔣鈞鑑：復榘武人，只知服從。主張共和，原為素志。凡以捏造榘之名義，破壞和平者，事前概未與聞。僅電稟聞，伏乞垂察。職韓復榘叩梗。」（註九）

第二電：「南京總司令蔣鈞鑑：國民多難，綱紀崩摧。復榘武人，唯知服從命令。前者交通破壞，事前毫未得聞，固已昭然若揭。聯銜攻擊政府，尤非復榘所曉。種種情形，業經表聞，諒蒙鑑察。……業於養日將馬、龐、石、田各部十萬餘人集中洛陽，敬候命令。」（註一〇）

以上兩通電報，主要是針對前不久蔣介石指控韓復榘破壞平漢路交通及韓列名馮軍將領討蔣通電事，做出相應解釋。

蔣介石接到韓復榘的「養電」與「梗電」，可謂喜從天降，興奮之情，可以想見。蔣於二十四日覆電韓復榘，電文如下：

「洛陽總指揮動鑑：梗電閱悉，吾兄服從中央，擁護統一，其精誠毅力足以砥柱中流，力挽狂瀾，不唯我革命軍人之模範，且為我革命歷史無限之光榮，不勝感慰。除呈請政府特加嘉獎外，

（註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註一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凡駐豫各部隊，概歸兄指揮。並任石友三為第十三路總指揮，希即轉令遵行可也。並將一切近情，即時電告為盼。蔣中正漾印」（註一一）

當日，國民政府下令查辦馮玉祥。

韓、石之「養電」對馮玉祥不啻晴天霹靂。馮接連幾天哭泣不止，語無倫次，忽而自責「昏聩糊塗」，自打嘴巴；忽而咒罵「韓受三百萬元之賄，甘心賣叛團體」；忽而又稱「余決心終身絕對不提及韓、石一壞字，惟盼望其及早識破奸計，幡然回頭，免使余心常為掛念也」。孫良誠在一邊大呼小叫，鬧著要去追擊韓復榘。馮垂淚歎道：「那一個小舅子要走，這一個小舅子要追，追吧！」（註一二）

明眼人不難看出，孫良誠完全是在演戲。孫部西撤途中，恰與東開的二十師迎面而遇，擦肩而過，既不攔截，也不過問，更不向總部報告。蓋孫在反對「聯閩打蔣」及西撤計畫上，與韓復榘的立場完全一致，只是不敢明言、更不敢抗命罷了，但在感情上是同情韓的。孫之所以主動請纓追擊，是怕總司令疑他有通韓之嫌。

孫良誠追擊韓復榘是追而不擊，孫軍跟在韓軍後邊，亦步亦趨，從陝州到洛陽，足足「追」了四、五天。二十七日中午，孫桐萱率新兵團剛離開洛陽，下午孫良誠軍就到了，兩軍沒有任何

（註一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註一二）陳紹岳：〈開封訴苦〉，《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三十九頁。

接觸，仿佛是預先約定好了一樣。

就在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前夕，馮軍總部通令改訂西北路「護黨救國軍」各師番號：

第二十師	改第一師	師長李興中
第二十一師	改第二師	師長梁冠英
第二十二師	改第三師	師長程心明
第二十三師	改第四師	師長魏風樓
第二十四師	改第五師	師長石友三
第二十五師	改第六師	師長張自忠
第二十六師	改第七師	師長田金凱
第二十七師	改第八師	師長張維璽
第二十八師	改第九師	師長馮治安
第二十九師	改第十師	師長張允榮
第三十師	改第十一師	師長吉鴻昌
第三十一師	改第十二師	師長孫連仲
暫編第十四師	改第十四師	師長龐炳勳

暫編第十七師
改第十七師

師長馬鴻達

暫編第十八師
改第十八師

師長井岳秀

暫編第二十二師
改第二十二師

師長馬鴻賓

暫編騎兵第一師
改騎兵第一師

師長席液池

暫編騎兵第二師
改騎兵第二師

師長鄭大章

騎兵第三師

師長趙席聘

